

二十世纪

中西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0th-Century
Chinese and
比较小说学
Western Fictions

主 编 何永康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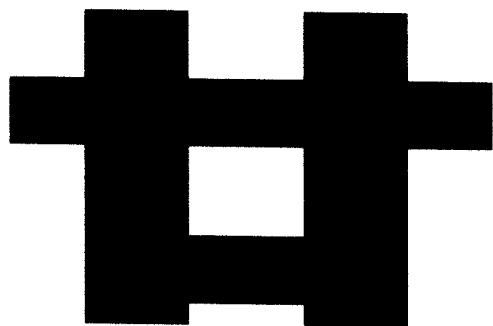
江苏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紀
中國小說年
1911-1949

中
西

A Comparative Study of 20th-Century
Chinese and
Western Novels
1911-1949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二十世纪 中西比较小说学

主 编

何永康

副主编

骆冬青 高水年

撰 稿

何永康 骆冬青 高水年 王洪岳

王成军 梁爱民 蒋 俊 贾丽萍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何永康主编.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 7

ISBN 7-5343-7606-8

I. 二... II. 何... III. 小说—比较文学—中国、西方国家—20 世纪 IV. ①I207.42②I1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2769 号

书 名 二十世纪中西比较小说学
主 编 何永康
责任编辑 章俊弟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淮阴新华印刷厂
厂 址 淮安市淮海北路 44 号(邮编 223001)
电 话 0517-3941427
开 本 787×1 092 毫米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4
字 数 428 000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43-7606-8/G·7291
定 价 35.00 元
批发电话 025-83260760, 83260768
邮购电话 025-85400774, 8008289797
短信咨询 10602585420909
E-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204538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本书内容概要

“小说学”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最突出的现象之一。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抬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并使小说成为中国文学创作实力的主要标志。这对“六经之外无文章”的传统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更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化在文学领域中的体现。在20世纪中国“小说学”中,浓缩着中华民族沧桑百年的精神历程。

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汇、挑战与回应、沟通与对话的复杂情境中,研究20世纪中西小说学的深刻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小说学”研究,经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等学术大师的发轫之功,“五四”时期鲁迅、胡适等文学巨匠的开拓,取得了巨大成就。20世纪下半叶,又蔚为显学。本书立足于中国小说、中国学术的主体地位,在与西方小说的比较中,考察20世纪中国小说的独特历程;从中西差异的研究中,获得一种更高的视点,展望中国小说的开放、包容、自由、自主的创造精神。

因此,本书在“引言”中开宗明义:研究小说学,我们首先要坚实地伫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同西方比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自己,解剖自己,发现自己。全书以“百年沧桑”

的宏观审视为开端,以“中国气派”的“小说学”为学术归结,鲜明地凸显了研究的宗旨。作为学术研究,必须在以往的研究上有新的探索 and 发现。这就要求有超越教科书式的思路、结构和写法,把心血凝聚在最为核心、最为突出的问题和领域中。本书在“小说观”、“叙事观”两章中,研究“小说学”中最为根本的问题;又在“政治美学形态”、“现代主义形态”两章中,集中探讨 20 世纪中西小说交汇中的两大“焦点”和“难点”,力求进入“小说学”的深层奥秘。如果说“小说观”、“叙事观”的研究侧重于“内部”,那么,“政治美学”、“现代主义”研究则是从看似“外部”的因素,深入到问题的核心,使“小说学”研究得到融通和突破。有了这四个部分的坚实学理研究,加之“百年沧桑”的历史审视和“中国气派”的总体照察,本书才获得了比较厚重、比较灵动的精神气韵。

本书努力就一些重要问题进行独立思考,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历时和共时的坐标中,以“历史——美学”的方法,重新审视、判断沧桑百年中国小说的事实与价值。回顾中国小说的“千载之蕴”,反思中国小说的“百年之遇”。本书将中西小说的三次交汇,放置在民族解放、现实政治、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对一些相当艰难、复杂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判断。关于“延安小说”,本书认为,当时历史情境的“实事”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亿万抗日民众、无数抗日志士,需要文学艺术来激励精神,呐喊助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文艺的本源切入话题,说清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他所提出的“政治标准”,是看对“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否有用;有用了,方才谈得上“艺术性”,谈得上“审美”。毛泽东既不赞成把政治等同于艺术,也不赞成把一般的宇宙观等同于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既否定“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定“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相当辩证,实事求是。因此,这一“讲话”对中国小说创作和小说学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关于“十七年小说”,本书正视其主要理论来源和艺术资源,对这一阶段“政治·文学”产生失误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小说创作的坎坷曲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认为,在艰难的创作征程中,小说家以一种纯真和激情,以直面时代的责任感和紧跟时势的求知精神,创作了具有独特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作品。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作家们以自己的视角,捕捉和记录了“合作化”、

“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村的生活画面和复杂情感波澜;在一些“非主流”甚至“异端”的小说中,人物的个体情感和共同命运,总是不屈地呼唤着人性和人情的“再生”。在叙写“革命战争”的小说作品中,则体现了丰富的情感和崇高的境界;此外,还有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悲剧”作品等等,与上述小说一起,构成了“十七年小说”的复杂而又深厚的内涵。

二、提出“一切叙事皆为纪实”的小说叙事观。认为,“虚构”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和聚讼的概念,而“构虚”则是“以实构虚”,在艺术虚境中包含了更大的真实。“构虚”中的“虚”,之所以能够超越“小实”(生活原型),进入艺术的“虚”境(“大实”),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由“有限”到“无限”、由“周边”到“世界”的愿望,都有一种根据生活经验和生活逻辑推测未知、遥想未来的祈求。所以,在描述小说叙事本质特征的时候,最好放弃“虚构”,采用“构虚”;并且认定,整个“构造”过程(叙事过程),皆为“纪实”。

三、小说“政治美学”形态的研究。认为,对于同样的生活世界,政治家、美学家、小说家的“眼睛”看到的不同内容,来自于同一个“心灵”。“政治美学”,是观察 20 世纪小说世界的重要“眼睛”。因为,政治本身就是审美的一种表现,政治制度、政治运作、政治家的风格,在在表现出美学的精神。只有在“政治美学”层面上,政治与小说之间最为微妙、灵动、深刻的关系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是“政治决策”层面、“政治文化”层面所无法比拟的。20 世纪中国“小说学”,与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冲突及其极端情态、政治运行、政治变革等等,都有着复杂的关系。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本书考察了 20 世纪中国“小说学”的“政治美学形态”,颇有首发之辞,谨供读者参考。

四、提出中国小说创作和“小说学”建设,必须坚守并弘扬自己的“诗性特质”、“历史意识”和“文化底蕴”,具有鲜明的、独特的“中国气派”。认为,小说与诗歌的复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中西小说的差异。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史诗”传统不同的“诗史”特征,唐诗兴盛与小说兴起的内在关系,以及诗歌体式与小说发展历程中“异形同构”的推进,形成了中西小说的不同道路。中国现代诗歌的“凤凰涅槃”,以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成长发育,“诗性特质”始终是或隐或显的“中国”神韵所在。小说中蕴含的历史意识,则以历史的敬畏与批判、历史的悲情与悲歌、历史的回环与超越、历史的远游与归栖等方面,铸就了百年中国小说艺术的历史魂魄。小说作为“小道”,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大

道”，涵茹着中国文化的丰富内容和深刻精神。作为中国文化之“道”的感性显现，中国小说在“文化的生态与心态”、“文化的边缘与异端”、“文化的间性与本性”、“文化的承传与创新”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文化底蕴”。在中西比较中，建立并守护、开放并创造具有“中国气派”的“小说学”，是本书的归宿，也是一种学术的祈求。

本书的文字表述，亦如本书的研究旨趣所示，追求的是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因此，力戒食洋不化的欧式句法，力戒名词概念的生硬堆砌，努力复归中国古代文论大家的那种“诗意的思”；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严谨之中的活泼，理性之中的激情，深思之后的平易……是耶非耶，优乎劣乎？尚祈有识者教正。

引 言

何谓“小说”？何谓“小说学”？历来众说纷纭。中国研究者几乎开谈必讲《庄子·外物篇》、《吕氏春秋·慎行·疑似》、张衡《西京赋》、《汉书·艺文志》、桓谭《新论》、《史通·杂述》、《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等；还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以上文献中的有关“语录”，已经被重复得生出老茧来了。但问题似乎没有得到澄清。

本课题组不想再引用、论证这些“语录”了。我们想直奔“主题”，用大白话说说自己的感觉和理解。难免粗浅。

小说，是文学大家庭中的一员，比之诗歌、散文来，它成熟得比较迟，是“小弟弟”。中国小说之成型，应是唐人小说。其标志是：一、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写“小说”，小说成了“作品”，成了“创作”的结果；二、摆脱了“志怪”的神鬼氛围，开始靠向世俗人生，一批颇有生气、颇为漂亮、颇富人情的女性形象应运而生，为小说的登台亮相，增了光，添了彩。至于唐人以前的那些“小说”，究竟是什么东西，再争论一千年，恐怕还是弄不清楚。由它去吧！就算它们是“胚胎”，是各种营养素、维生素和催生素吧！

小说要讲故事，要写人。小说家是“人事部长”。生活

中的“人事部长”管的是真人真事,小说家既要执着地留心真人真事,又要浮想联翩地构想出假人假事,并用纪实的笔墨写出这些假人假事。“虚”与“实”在小说里高度融合。“纪实”与“构虚”在小说里比翼齐飞。这种“融合”和“齐飞”,使小说中的人与事达到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就是说,由于小说中的故事和细节皆来自真实的生活,皆以“纪实”和“写真”为依托,结果,“纪虚”变成了“纪实”,而原先的、相关的真人真事倒反而被小说反照得亦真亦幻了(如《红楼梦》中隐去的“真事”)。这有点像“庄生梦蝶”。小说就有这种魅力,这种能耐。所以,本课题组提出了一个命题:在小说中,一切“叙事”皆为“纪实”。

由于小说有这种特质和能耐,所以它在叙写世事人生时,特别开放,特别随心所欲。就是说,它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碧落黄泉,五洲四海,天下风云,家庭细故,滔滔人群,一瓣心香……都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想写粗就写粗,想写细就写细。而且,一切写作手段皆可调动,十八般武艺皆可发挥。这是诗歌、散文、戏剧所无法比拟的。

小说可能还有其他特点。开列得太多了,很可能与其他文学体裁相互“重影”。还是少开为妙。

人是万物之灵。看什么都能看出点名堂来,搞出点理论来。所以,自有人类之后,无数的“学问”、无数的“学”就出来了。小说,当然应当自立门户,打出“学”的旗号——小说学。“小说学”是什么?同样很绕人。而且,虽有“小说学”的席位,但真正坐到上面去的、系统的学术专著却很难识见。大多数“小说学”理论,均散见在“小说史”、“小说创作论”、“小说美学”、“小说论集”之中。我们只能把这些成果尽可能地绾结起来,加以审视,并描画出本课题组心目中的理论“景观”。

我们认为:小说学就是人们(作家、读者、评论家)对小说的看法。它应当包含三个方面:小说是什么?小说怎么写?小说写得好不好?——这庶几太没有“学理”了。当今著文著书总是看重“学理”的,没有高深的术语,没有舶来的洋文,没有复杂的体系,成何体统?本课题组觉得,任何“科学”,任何“学”,说穿了就是面对研究对象尽可能如实地、深入地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是什么?怎么办?好不好?首长报告,包括最权威的“工作报告”,莫不如此。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家比较“老实”一些,往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复杂的问题简

单地说,晦涩的问题明白地说。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必须实话实说,说自己的话,不得掺水,如若掺水,立马现形。据说,一些改变人类命运的极为经典的自然科学论文,仅有薄薄的几页!这是多么高尚,多么伟大,多么自然,多么尊重芸芸众生的壮举啊!本课题属于“社会科学”,既想“效颦”又不敢“效颦”。譬如,咱们就不能写上十几页“结项”,总得来个数十万言。

说回来:小说,小说学,还要“中西比较”一番。本课题组又给自己套了一个“套”。祖先们早就说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人骨子里头是向往“开放”的。“行万里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这种理念代代相传。唐僧取经,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如今在南京,三保太监下西洋,更是宣讲得热火朝天。据说朱棣下的是“国际通缉”密令,要把从皇位上赶跑的侄儿抓回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此乃一己之欲,怎敌得过中国人强劲的走天下、谋开放的勃勃雄心!三保胜利了,他成了中西交流的一种了不起的象征。搞中西比较研究,是很难的。弄不好:一、一会儿说说“中”,一会儿说说“西”,油是油,水是水,两张粘不到一块儿的皮;二、干脆就把“西”人的“理论”采购进来,翻译一下,铺陈一下,连“关税”都不用交。鲁迅是主张“拿来”的,但同时强调“消化”,只吃牛羊肉,不吃蹄与毛,着力汲取“精粹”。否则,就要闹胃病。研究小说学,我们首先要坚实地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同西方比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分析自己,解剖自己,发现自己。这方面的工作不做是不行的,特别是近百年来,中西小说学的互动实在是太热火了!甚至热火得中国小说学在某些方面成了西方小说学的“广告”。本课题组不打算“广而告之”,只想谈论几个比较要紧的话题,如“小说观念”、“叙事观念”、“政治美学形态”、“现代主义形态”等等。而且,只准备集中审视上个世纪,那急剧变动、波涌云翻、胜于万年的“百年”!

让我们首先进入“百年沧桑”……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百年沧桑	1
第一节 千载之蕴	1
第二节 百年之遇	4
第三节 第一次交汇：以民族解放为背景	12
第四节 第二次交汇：以现实政治为背景	28
第五节 第三次交汇：以改革开放为背景	55
第二章 小说观	72
第一节 “小说观念”界定	74
第二节 中国现代小说观念之肇始	80
第三节 中国现代小说观念之形成	89
第四节 中国现代小说观念的文化意味	104
第五节 小说的困境与未来	111
第三章 叙事观	134
第一节 一切叙事皆为纪实	134
第二节 作者、叙述者和隐含作者	147

第三节 小说叙事伦理·····	156
第四节 中国小说叙事的史传模式·····	168
第五节 现代派小说叙事·····	175
第四章 政治美学形态·····	189
第一节 悠悠旆旌·····	192
第二节 礼乐征伐·····	221
第三节 仰观俯察·····	243
第四节 美在生活·····	256
第五章 现代主义形态·····	282
第一节 反英雄：心理人物、匿名人物和喜剧人物 ·····	284
第二节 反小说：对传统小说技艺的颠覆 ·····	298
第三节 接受论：作者“死了”与读者“活了” ·····	331
第六章 中国气派·····	353
第一节 诗性特质·····	357
第二节 历史意识·····	385
第三节 文化底蕴·····	403
参考文献·····	427
后 记·····	431

第一章 百年沧桑

第一节 千载之蕴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代,文论界有没有“小说学”?一概否认,说“没有”的人,很少很少。说“有”,但认为很“零碎”、很“肤浅”、“无价值”的论者颇多。

中国古代的诗论很发达,不少诗论堪称“诗学”经典。然而,很奇怪也很有趣:唐代的诗论不多,但诗歌创作却光焰万丈;宋、元、明三代的诗论流派很多,走马灯似的,一个个能说会道,但真正的好诗远逊于唐。很显然,文坛的真正辉煌,不是靠三五成群的“理论家”说出来的,而是靠“大时代”、“大话题”团结“大手笔”而产生的。我们如此言说,并不是否定“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而是强调“实践第一”。创作是基础,创作上去了,理论才能跟上去,并且反作用于实践。

中国古代“小说学”的确不很发达。只有到了“四大名著”、《金瓶梅》、《聊斋志异》这一类巨著问世之后,“小说学”才初露峥嵘。具体地说,直到明代中叶之后,李卓吾等杰出思想家、理论家热情地关注起小说来了,“小说学”才开始丰满了自己的羽翼。

明清小说之繁荣,首先是“说”出来的。众多的市民喜欢“听”书,听了书之后又在街头巷尾口耳相传,进行集体再

创作,日积月累,“话本”愈来愈丰富,最后瓜熟蒂落,某个文学素养极高的文人定下心来加以整理和创造,一部皇皇名著便赫然面世了,如“三国”和“水浒”。这种小说巨制的特点有三:①以集体创作为基础;②“说”出来的小说;③受众主要靠“听”。《金瓶梅》是一座并不宏伟但非常关键的“桥梁”。它开了小说家独立经营长篇小说之先河。这位小说家到底是谁,人们至今还在争论;尽管他借用了“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但毋庸置疑,这部小说的确是“个体劳作”的结果。这是了不起的进步,否则就出不了曹雪芹。曹雪芹在北京西山“黄叶村”的破屋里孤灯挑尽、长吁短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抛洒辛酸,最终成就了不朽的《红楼梦》,此乃小说家“独自经营”长篇的伟大胜利。好诗(除了某些民歌)都是诗人自个儿吟诵出来的,许多人凑在一起绝对写不出“花间一壶酒”!真正好的小说,特别是代表民族文学水准的长篇小说,也不能搞“写作班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由“金瓶”到“红楼”,中国古典小说彻底地成熟了。鲁迅赞“唐之传奇文”,特别强调“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①。“有意”地写小说,独立自主地写小说,这是文坛的幸事,小说的幸事。

由“说”的小说到“写”的小说,小说的审美功能也由“听”书演进为“读”书。《金瓶梅》已经很难搬入书场了,《红楼梦》更是无法变成“评话”。扬州评话大师王少堂可以神乎其神地说《水浒》,却说不《红楼梦》。说书,需要有紧张曲折的故事情节,需要有剧烈碰撞的“戏剧”冲突,否则就抓不住听众,就不可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明日请早!打个比方,“三国”、“水浒”是滚滚滔滔、一泻千里、惊涛裂岸的长江,而“红楼”,则是细水长流、丁冬作响、纵横交错的江南水网。面对“红楼”,读者不可能“轻舟已过万重山”,风帆如箭,直下东溟;你只能如武陵渔人,架小舟,缘溪而行,穿过柳树帘,融进桃花山,在落英缤纷中饱览风光,通幽发隐。因为,《红楼梦》不再着力于“传奇”了,它写的是家务事、儿女情,即脂砚斋所说的“家常老婆舌头”。这种日常生活的“全息摄影”,这种不怕重复、单是请客吃饭就写了数十次的“特犯不犯”(大大犯了重复之忌,却又处处出彩,不犯令人疲倦的毛病),是不可能让读者不假思索地跟着跑的。这就需要“品”,品味,品尝,犹如饮太湖之滨的“碧螺春”(林姑娘的家乡土产)。所以,目光犀利的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第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都打破了”,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

这种“打破”,从美的创造上讲,还涉及到了一个“雅俗升华”的问题。小说是“俗文学”的台柱。连诗歌都以“俗”起家,从“吭唷吭唷”打号子开始,小说就更不用说了。刚刚成型的唐人小说,将笔墨靠向了世俗人生,不再流连于神鬼怪异,这是小说“俗”性的第一次真正确认。然而,当时的“诗大哥”太了不起了,写小说的又往往是诗人(如元微之、陈鸿、白行简),故小说“老弟”只能处处受制于诗。小说分明被“诗化”了,显然那么婉转流畅,那么雅逸高华。这有助于小说艺术的精美。但同时,它那进一步靠拢世俗生活的手脚,却被束缚住了!然而,宋、明以来城市经济的逐渐繁荣,市民阶层队伍的不断扩大,人们审美趣味的日益功利化,都从不同的侧面促使小说艺术由“雅”趋“俗”,产生了“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宋、明话本和拟话本。它们努力满足市民阶层的粗俗胃口,不讲诗意和精美,不求高级和纯正。这是发生在小说领域中“俗”之于“雅”的大胆“否定”,演进到《金瓶梅》那里,简直是肆无忌惮了!《金瓶梅》的一大贡献,乃是彻底地把人欲与人性的粗鄙放到光天化日之下加以曝晒,用赤裸裸的市民意识去亵渎儒学正宗的圣坛,去朽蚀封建意识形态的根基。它的诞生,彻底“否定”了小说之“雅”,并为《红楼梦》的奇峰突起准备了世俗情态的土壤。曹雪芹深得“金瓶”之奥秘,其《红楼梦》“非特青出蓝,直是蝉蜕于秽”^②。这种“蝉蜕”,便是对“极俗”加以“否定”,从而在更高的美学层面上实现“雅”与“俗”的天然交融和绝妙升华。《红楼梦》是典型的“俗文学”,但同时又是精美、精致、高雅、高贵的“诗体小说”。千年等一回,它在“否定之否定”中用世俗生活的泥土塑造了令人神往的“红楼”,无可争议地登上了中国小说艺术的峰巅。

以上,我们粗略地回顾了中国古代小说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小说演进到《红楼梦》,已经为“小说学”的成型提供了来自“实践”的坚实的依靠;这门学问,终于在寻寻觅觅、千呼万唤之中,以“小说评点”的姿态,淡妆素裹地登台亮相了。有关它的评介,叶朗先生有一部《中国小说美学》。这部力作,相当精辟地剖视了李卓吾、叶昼、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脂砚斋等人的“评点派”小说学,线索分明,重点突出,资料丰实,见

①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第3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语联:《红楼梦梦》,道光元年刊本。

解独到,可为我们研究中国最初的小说学提供诸多启示。叶先生已经论说得那么好,后来者就没有必要再去宣讲和复述了。

第二节 百年之遇

20世纪:刚刚过去的百年,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枪炮声中到来的。煌煌帝都,竟然被外国列强的大兵肆无忌惮地占领了,这在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简直是奇耻大辱!上溯250多年,李闯王和清军也曾先后攻入北京,但那是自家人的事。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版图内的民族纷争和阶级搏斗,不时上演改朝换代的活剧,史家和百姓已经见怪不怪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一回却不同了。圆明园的冲天大火,昭示着这个新的世纪必定多灾多难,必定地覆天翻!同时,必定慨当以慷!

果不其然,五四运动爆发了,与之俱来的是呐喊,飞翔,燃烧,冀求涅槃的汪洋恣肆的启蒙思潮。没多久,北京又一次被外国人——日本强盗所占,“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救亡,救亡,成了那一时代的最强音!八年抗战胜利了,紧接着,又是三年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飞机加大炮,终于在20世纪即将过半的时刻,升起了五星红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50年,同样很不平静,有热火朝天的经济建设,有长达10年的人为浩劫,有改革开放的澎湃浪潮。回眸百年,诚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文学,文学中的小说,在这五洲震荡、中原逐鹿的一百年间,能做些什么呢?它肯定唱不了主角。单靠写小说,无论如何写不出新中国,写不出改革开放。它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并在推波助澜的劳作中接受时代洪流的洗礼,不断地发育自己,提升自己。

实事求是地说,这一百年的中国小说创作成绩是巨大的。尽管它没有产生“四大名著”(特别是《红楼梦》)一类的经典,但它在思想、题材和艺术上,却是面目全新、内涵丰厚的。作为研究小说的“小说学”,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

同明代中叶以后萌动的“评点派”小说学相比,这一百年的中国小说学建